



牛年来了,读读这些有趣的牛诗

□于永军

“北原草青牛正肥,牧儿唱歌牛载归。儿家在原牛在坂,歌声渐低人更远。”牛年说牛,牛年读牛诗,我首先想起了明代李东阳的这首《北原牧唱》,这也是我小时候学会的第一首说牛的古诗。

我生长在农村。儿时,常在暮霭中看着村里的父老赶着老牛、扛着犁耙从田地里归来。农村经济“三自一包”后,家中包了一头生着虎一样斑纹的壮牛,从此我的童年生活便融入了牛的元素,有了当牧童的快乐。那首《北原牧唱》,就是在放牛时跟一位念过私塾的老爷爷学会的。

进学校读书后,接触古诗增多,见识广了,我发现描写农村风光特别是田园气息的诗歌中,牛几乎成了不可缺少的点缀,诗因牛而成画,画因牛而成诗。唐代李涉的《牧童词》:“朝牧牛,牧牛下江曲。夜牧牛,牧牛度村谷。”说出了农人一日两次放牛的牧俗。张籍笔下的《牧童词》:“入陂草多牛散行,白犊时向芦中鸣。隔堤吹叶应同伴,还鼓长鞭三四声。”在写牧童忙活寻牛、赶牛的同时,又通过“吹叶”“鼓鞭”的镜头描绘了牧牛的乐趣。雷震一首《村晚》,以“草满池塘水满陂,山衔落日浸寒漪。牧童归去横牛背,短笛无腔信口吹”的灵动,展现了一幅

令人赏心悦目的牧归图。黄庭坚的《牧童诗》,则毫无掩饰地说出了自己对牧童的羡慕:“骑牛远远过前村,吹笛风斜隔岸闻。多少长安名利客,机关用尽不如君。”欧阳修的“土坡平慢陂田阔,横载童儿带犊行”,杨万里的“远草平中见牛背,新秧疏处有人踪”,元代陈泰的“牧儿骑牛不知倦,吹笛山前任回转”,清代查慎行的“橹摇渔父唱歌去,牛背牧儿浮水归”等,均以寥寥几笔勾勒出了人与牛和谐相处的景象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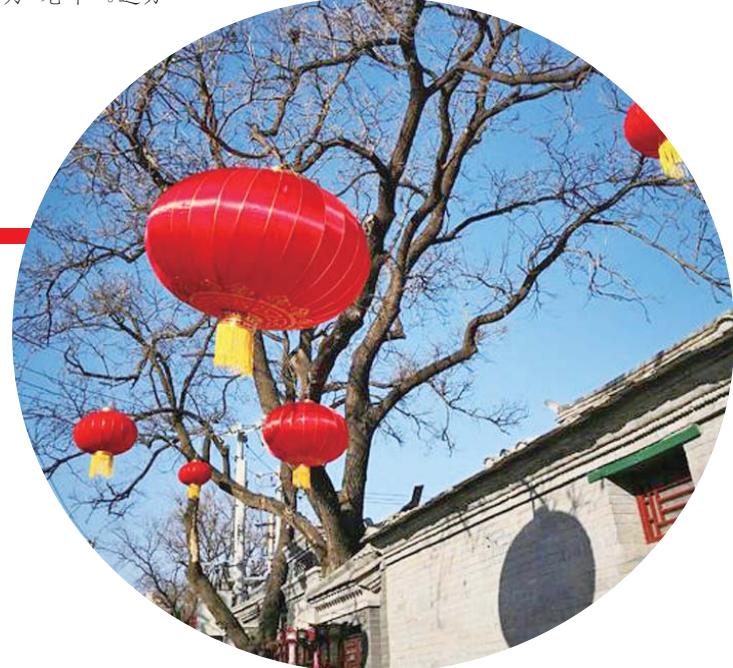
农耕时代,牛是耕犁、运输的重要力量,无论春夏秋冬,它总是披星戴月,早出晚归,辛勤劳动。元稹的《田家词》用“牛靿咤咤,田确确,旱块敲牛蹄趵趵”的细腻,形象地诉说了牛在干旱田地上耕作的劳累;梅尧臣的《耕牛》,以“破领耕不休,何暇顾羸犊。夜归喘明月,朝出穿深谷。力虽穷田畴,肠未饱刍粟”等特写,生动地刻画了耕牛的任劳任怨;王安石的《和圣俞农具诗》,以“朝耕及露下,暮耕连月出。自无一毛利,至有千箱实”的评语,鼎力点赞牛的奉献美德。特别亮眼的是宋代孔平仲的《禾熟》,用一幅“夕阳老牛图”象征牛对私利的淡然:“百里西风禾黍香,鸣泉落窦谷登场。老牛粗了耕耘债,啮草坡头卧夕阳。”经过一年的劳作,结

满累累果实的稻谷黍粱,在西风吹拂下,波翻浪涌,香气袭人。打谷场上,粮粒如同淙淙流泉落于溪潭之上,发出清越的响声。此时,从繁重劳役中得到了解脱的老牛,躺在山坡上嚼着青草,夕阳的余晖正为它抹上一片金黄……

由对牛的赞美,诗人们油然生发出一种该为牛说点什么诗的冲动。于是,唐代诗人刘叉的《代牛言》,开门为牛鸣不平:“渴饮颍水流,饿喘吴门月。黄金如可种,我力终不竭。”柳宗元作《牛赋》,以讴歌牛“日耕百亩”“利满天下”的功德为主题,倾情为老牛树碑立传。明代高启的《牧牛词》:“日斜草远牛行迟,牛劳牛饥唯我知。牛上唱歌牛下坐,夜归还向牛边卧。长年牧牛百不忧,但恐输租卖我牛。”字里行间,散发着怜牛、惜牛、疼牛的情感。北宋梅尧臣的《牛衣》,在以“覆牛畏严霜,爱之如爱子”开篇之后,紧接着推出“朔风吹栏牢,御冻赖苴枲。恶薄将异轔,贫栖乃同被”等感人场景,郑重立言:“重畜不忘劬,老农非可鄙!”古代诗人爱牛,常常把对牛的同情和个人的遭际联系起来。南宋诗人陆游在《饮牛歌》中说:“勿言牛老行苦迟,我今八十耕犹力。”很显然,诗人这里已把自己视为“老牛”。这方

面,最感人的当推南宋李纲的《病牛》:“耕犁千亩实千箱,力尽筋疲谁复伤?但得众生皆得饱,不辞羸病卧残阳。”前两句赞扬的是牛的辛劳和功绩,后两句则借病牛自喻以言志,抒发自己愿为天下苍生而竭尽心力的襟怀,可谓慷慨悲壮,满满的正能量。

“老牛亦解韶光贵,不待扬鞭自奋蹄。”我赞美牛,因为牛驮载着我童年的快乐,牛背上曾经是我儿时的诺亚方舟;我赞美牛,还因为牛牵引着清淡自然的农家生活渐渐远去,成了我心中永远不能割断的乡愁。更因为形象的美只有和精神的美结合,才能成为完整和谐统一的美,而牛就是这种美的体现。它坚毅、雄浑、无私、拓大,它稳健、悠闲、和蔼、平实,任是怎样的辛劳都能够忍耐,任是怎样的功劳都能够淡然。我们干事创业,需要牛的精神、牛的勇气、牛的斗志,认准了路就不彷徨,一门心思使牛劲、出牛力、吃牛苦,一步一个脚印前行;我们对待成就和成功,需要牛的品质、牛的风格、牛的美德,“不忘初心、牢记使命”,像牛一样甘愿奉献、不懈奋斗、不断开拓。如是,我们的各项事业才会真正“牛”起来。



此心安处是吾乡

□李晓

一年365天日子的流水,到了除夕这天,流到了一个年度的码头,而后汇入光阴的浩淼汪洋。

前些年的除夕,我的朋友老项喜欢去离城6公里外的高铁站徘徊。老项目光急切,他望着车站的人流,嘴唇翕动,似在隐隐呼唤远方的亲人朋友。

有一年除夕,我陪老项去车站。在车站外的一家小酒馆,我同他喝着酒,喝至微醺,老项眼神迷离,对我说,兄弟啊,知道我为啥来车站吗?我就是想感受一下人流中每个人身体里发出的一种“电波”,那就是年味。老项的老家在东北松花江边,二十多年前他就来到我们这座南方小城,由客居状态,到如今已把生命的根须牢牢扎在这里。但原乡人的血液,每每在过年前后又开始沸腾。老项告诉我,他的老父亲老母亲早已长眠在东北老家的丘陵上。有一年他和妻儿坐火车回老家过年,大雪漫舞中,他回老家去父母坟前独坐,开了一瓶陈年老酒,一杯放在父母坟头,一杯自己喝。一杯老酒,让老项喝得双眼模糊。除夕的暮色里,老项坐着儿子开的车回城,缓缓退去的,是黑森森的树木与丘陵。回到亲戚家,望着万家灯火荡漾的城市,老项一把抱住儿子,忍不住叫出声:“儿子,爸爸爱你!”那是一个平时面容严肃、极少表扬

儿子的父亲,对26岁儿子说出的一句难得的亲昵之言。“爸爸,我也爱您!”身材高大的儿子伸出双手迎接了父亲的拥抱。在东北老家的日子,老项带着儿子,去老家屯子里一个一个院落走动,认亲戚,认乡亲。儿子突然懂得了父亲为什么喜欢关注东北老家的天气预报,原来故乡的云团这么多年来一直在父亲的心里盘旋。

小城里的杜先生是一位老藏书人,在他的书房里,已有一万多册藏书。在碎片化浏览成为习惯的当下,杜先生依然认为,纸上的阅读是寻找精神光源的好去处。至今,杜先生已在城里搬了5次家。每一次搬家,杜先生那些藏书都是提前抵达新居。看到那些藏书安然落放,杜先生一颗悬浮的心才会安妥下来。有一次我帮杜先生搬家,看到他摩挲着那些粉尘簌簌而落的发黄书籍,一本一本放进书袋里,如小心翼翼搀扶起老人离家的虔诚庄重模样,我好生感动。除夕这天,杜先生最喜欢的一件事,就是在他的书房里,与那些心头宝贝般的藏书相互陪伴。杜先生伸直着瘦长身子,或搭上凳子,把那些书柜里的书再作一次整理。有一些老态龙钟的藏书纸页薄脆,感觉稍一用力就有粉身碎骨的危险。杜先生对这些旧书特别珍惜,他说,那是藏书里的老祖宗。

去年除夕,我去杜先生家给

他送一只卤鸭,他正凑近书橱下的案前,卷起嘴唇轻轻吹动从旧书里落到案上的尘灰。我恍然感到,书香漫漫中,这是杜先生在送别眼看就要落入旧时光里的飘动粉尘。那天,我在杜先生的宁静书房,他为我重拾起过去的老课本,抑扬顿挫地为我诵读其中一篇《初春的风》:“扑面吹来初春的风,虽然还冷却并不凶。在田野里我们奔跑,一股暖气爬上背胸。扑面吹来初春的风,群山睡着还像去冬。却有一些绿的意思,山腰绝淡山顶较浓。扑面吹来初春的风,桃枝柳条谁加了工?细的颗粒点缀遍了,不久就将叶绿花红。”在杜先生的朗读里,这些来自源头母语的美好赐予,让我在除夕看到新年的春天从天而降在窗外苔藓浸绿的阶前。

还有旧城老街的樊大哥,除夕这天,作为社区里的居民小组长,他要在老街的老巷子里来来回回走上好几趟,挨家

挨户叮嘱几句:好好过年,好好过年啊。

巷子里的老杨把蜂窝煤炉子安放在自家门口,青烟袅袅中,9个孔眼的蜂窝煤燃得红彤彤的,有过年的喜气。炉子里咕嘟咕嘟炖着的,是老杨的乡下亲戚送来的腊猪脚。今年过年,老杨在天津工作的儿子一家人不能回来团聚了。老杨按照社区要求,早早地就跟儿子打了招呼:莫回来了,莫回来了,你们就在天津过年吧。

除夕夜,老杨会把喷香的饭菜端上桌,通过视频连线,让老巷子里的过年饭菜香气跨越时空,飘到天津城儿子的心窝窝里去。

春节,这个浓情发酵的日子,不管身在家乡或异乡,都可以心怀憧憬,看满城灯火,感受这座城市的慢生活,感受春天的开始。

此心安处是吾乡。